

成思危：我们要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我们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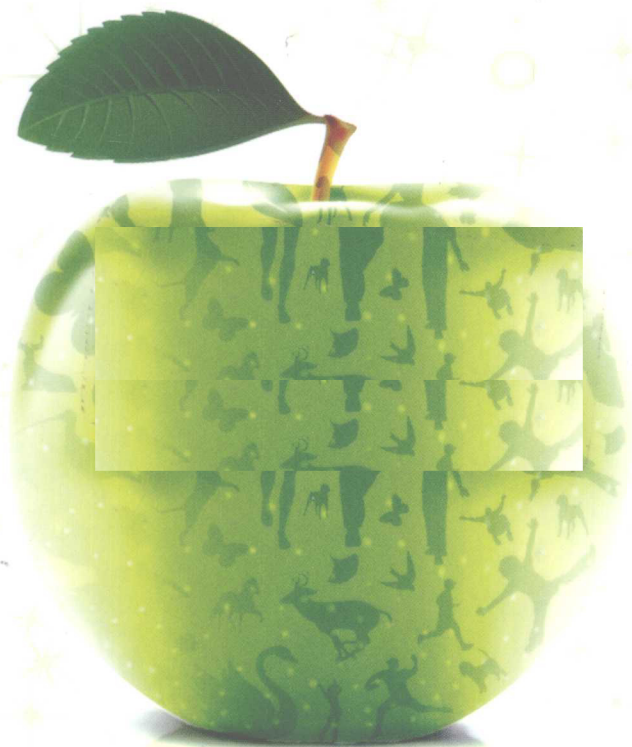


Deep Economy

幸福经济

——从“更多”到“更好”——

〔美〕比尔·麦吉本 著 林丽冠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幸福经济

从“更多”到“更好”

[美] 比尔·麦吉本 著 林丽冠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经济:从“更多”到“更好”/[美]麦吉本
著;林丽冠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7
ISBN 978-7-5442-4764-1

I.①幸… II.①麦…②林… III.①经济学-研究 IV.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697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8-258

DEEP ECONOMY: The Wealth of Communities and the Durable Future
by Bill McKibben

Copyright © 2007 by Bill McKibb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 Company, LLC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简体字版翻译由台湾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幸福经济:从“更多”到“更好”

[美] 比尔·麦吉本 著

林丽冠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 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桐
特邀编辑 胡玉婷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内文制作 北京文辉伟业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印刷装订厂
开 本 700毫米×990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68千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764-1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幸福经济》序言

近年来，许多西方人锲而不舍地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并扩展到了人类的普世幸福观念。其中，美国著名的环境学家比尔·麦吉本所著的《幸福经济》，从多角度深入揭示了“超级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与人类幸福之间的矛盾。翻开本书，一个执著追求和谐观的斗士姿态跃然纸上。

顾名思义，我们不妨先从“幸福”与“经济”的概念入手，再探讨作者著书的立意及对我们的启示。

关于“幸福”的概念

“幸福”是满足感的集合。满足感是动态的，在单一、有限的目标条件下，人们很容易满足，也容易具有幸福感；随着人类能力的增强，更具诱惑力的目标大量出现，人们越来越不满足简单的成果，多目标的成果更提高了人类的满足期望值。

“不幸福”是不满足的集合。人的健康、人生哲学、信仰、社会环境、事业、收入水平等，其中有一项产生“木桶效应”就可能使幸福被“一票否决”。特别是在社会分配不公、社会公德意识下降的前提下，多数人的幸福感必然大幅度降低。

上述两个集合此消彼长交织在一起，致使“幸福指数”更加难以度量。在中国，还有“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说法，使

“幸福”这种相对的概念，又增加了辩证的内容。

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人们对幸福非常重视，古典经济学也比较注重对幸福的研究，不过从近代开始，主流经济学就不重视幸福了。本书提出：新的环境困境长久以来考验着主流经济学，正统经济学家几近沦陷的地步。富裕的生活让我们比以前更孤立。我们可以随便换掉信仰、配偶、住所和职业。我们不只是个人主义者，而且是空前的高度个人主义者，自主地选择了经济学家。这是深入每一个领域的意识形态转变。1987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布，现在已经“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个人和自己家人存在”。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连亚当·斯密本人也会感到震惊。正如经济学家莱亚德所说：“快乐度下降主要是美国现象。”这种观点很有颠覆性，会让经济学家开始从更多的角度来看待生活，并且让他们的问题从“你购买什么东西”改变成“你的生活好吗”？

所幸的是，对幸福追求的回归已经开始。为了治疗心理疾病，海外心理学家近些年对幸福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此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也开始跟进，极大地推动了幸福研究的进程。这几年，“幸福经济学”之所以火起来，是心理学、社会学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发展的结果，幸福测定、幸福论、幸福心理学、经济学与幸福、幸福经济学等领域在不断地被研究。为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在书中转引了一位经济学家的话：“心理学家称为主观幸福的东西，似乎是一种实际现象。各种实证测量有高度的一致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快乐是实际存在的状态，我们确实可以了解当事人的感受以及使用一些评估方法。如我们所见，近年来美国人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不满意，而欧洲人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却“从79%增加到83%”。幸福经济学家马克·安尼尔斯基曾说：“我想提醒我的听众，美国《独立

宣言》的作者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一旦物质达到满足，美国人就应该把注意力投向幸福和最终启迪。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忘掉了杰斐逊的教诲：追求幸福是每个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中国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幸福问题将作为核心问题受到关注，近两年来中国国家统计局也在准备公布幸福指数。和谐社会首先要关注人类幸福问题，如果不幸福就不存在和谐，和谐社会的幸福指数研究必然会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

关于“经济”的概念

中文“经济”一词源于古人的“经世济民”和“经邦济世”（也称“济世经邦”）。“经世济民”意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民为本”。其中，经，治理也；济，拯救也。“经世济民”指的是我国的古圣先贤们，以治理国家、匡救时世为理想，追求“治理国家，拯救人世”。这是人格信念的升华，是社会进步的需要。这与现代的“经济”涵义大相径庭。

历史告诉我们，自人类有经济形态以来，掠夺式的线性经济和可持续的循环经济路线，一直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着，是在比较中存在、在斗争中发展的。亚洲经济危机与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植根线性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之上的西方经济学的伪科学性质。就连许多西方的经济学家也对此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

经济学对中国人来说是一门外来的科学。自严复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后，经济学开始在中国传播。《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表达的是在资本主义体制里，个人依照自己的利益行动时也会提升共同体的利益，因而达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效果。

但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来看，从来没有出现过整体“客观为大家”的局面。

《道德情操论》看似表达的是人类在慈善动机下的意图与行为的同步性，实质是掩盖其掠夺性，倒不如“马太效应”那样直白：“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些都是掠夺式的线性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美国加州大学的罗伯特·赖克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超级资本主义”是指，由于竞争更加激烈，各个公司开始将商业竞争扩展到政治竞争，通过影响和参与公共政策寻找竞争优势。世界各国长期以来都沉迷于发展以GDP为核心的经济，把经济增长看成解决所有问题的途径，却没有意识到我们将要承受的可怕后果：如果人类继续线性地发展经济，环境恶化的速度将超出我们的预料，地球亦将走向毁灭。

人类的生存正在受到自身的挑战。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是掠夺式的线性经济助推器，中文用“经济学”来翻译“economics”是非常不合适的（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一词尚无明确定义。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就是遵循一定经济原则，在任何情况下力求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效益的一切活动）。对此，作者在书中写道：“以往相当实用而且直接明确的牛顿经济学，已经无法再帮助更富有的地球，我们需要爱因斯坦经济学，这是一门更为复杂的相对论科学，能够提出更深层的问题。”

历史的变化往往是惊人的相似，近些年，“经济”这个概念也出现了一个轮回，“经世济民”的内涵正试图在全球的范围内规范桀骜不驯的“经济”。要终止地球的毁灭进程，我们必须反思并付诸行动，有限制地发展经济，维护现有财富和资源。

关于“幸福经济”的理念

聪明的读者一定能够想到，“幸福”与“经济”之间有必然关系，却不是唯一关系，将其放在一起似乎是更加难以琢磨的命题。尽管出现了“9·11事件”、世界金融危机，但对“超级资本主义”的格局却没有太大的撼动。那么，讨论“幸福经济”的现实意义何在？对此，比尔·麦吉本给我们作出的回答是：

生态经济学家对占统治地位的主流观念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更有力的挑战。他们质问：金钱买得来幸福吗？对自然消耗更多能获得更多幸福吗？收入更多能换来更多幸福吗？如果不能，为什么我们坚持把积累金钱和物质财富作为基本的生活目标呢？这些是真正的根本问题，也是现在应该面对的问题。

坚持增长路线的三大挑战已经出现。第一个是政治上的挑战，至少在我们创造增长时，增长会制造出更多的不公平和不稳定，而不是繁荣和进步。第二个挑战不仅涉及经济学，也涉及物理和化学，基本的反对理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能源来维持魔法，也无法应付它所制造的污染。第三个挑战更为基本，即增长不再让我们快乐。这三个反对理由在几个重要的方面相互交叉；整体而言，这些挑战指出，光靠询问哪种选择会产生“更多”，并不能让我们采取明智的行动，不论于公于私都是如此。

事实上，我们越研究这个问题，就越发现人们快不快乐与富不富裕似乎没有很大的关系。人类犯下的最重要的错误中，

下面这项似乎名列前茅。一心一意致力于增加财富，已经使地球生态系统濒临崩溃边缘，我们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快乐。我们是怎么搞砸的？答案很明显，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超过了适当的程度。以往，收入增加会让人更快乐，所以，我们认定未来也是如此。我们持续犯下这种错误，但该对这种情况提出异议了。经济线性增长的魔法总有一天会失效，效率的无限增长必然要走向它的反面。环境主义已经无法抵销美国过度的消费文化了。现在的挑战在于，在还不算太晚的时候拯救地球，需要政治决心。

笔者认为，以人类幸福的集合（整合）作为普世价值尺度，可以衡量出“超级资本主义”的现实与预期恶果。“幸福经济”这个理论武器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除此以外，还没有得到公认的能够提高“政治决心”的好办法。

本书的启示

我们不但要提出问题，而且要解决问题。很少有人能够达到比尔·麦吉本对诸多案例的把握程度。与众多的“幸福经济”研究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不同的是，他不仅充分论证了快乐、幸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特别强调了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的作用，例举了许多具有启示意义的实践过程——尽管基本上都属于农业范畴。

在谈到关于古巴的农业案例时，作者生动地介绍了古巴——这个世界上第一个面对“石油峰值”的国家，在身处罕见的、孤立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的纯粹“孤岛”中，在并非情愿的情况下，是如

何将石化农业转变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半可持续有机农业的。

对于小型农场与本地经济，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提供了诸多案例。作者认为，小型农场在土地、水源和石油的使用上有效率得多，新形式的本地农业通常依赖更先进、而且在许多方面比工业化农业更强大的技术。书中还谈到了较小型的社区规模电力系统、沼气发电、运用生物发电及生物柴油汽车，甚至还论述了创造本地货币的必要性、社区对民主建设的真正意义。作者认为，如果你可以让整个社区开始群策群力，像企业创造成功产品一样建立成功的基础，你就会彻底改变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就能促成社会变革。

在肯定不丹和欧洲模式的同时，作者的批判直指“超级资本主义”软肋：美国人所吃的每一口食物，平均下来都是漂洋过海1500英里，一路上平均转手6次。除了符合最低价位经济标准以外，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道理。经济快速增长，多数人的个人收入却在缩水，增加的大部分财富都会集中在极少数人的口袋中，造成这种矛盾的数学运算是不平等的数学运算。到了1980年，美国几乎没有农民，因此人口普查局也不再将农业列为表格上可供勾选的职业之一，那些消失的农民已被石油取代，等等。这些也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思考或将要思考的问题。作者还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展望。例如，“现阶段是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挑战的交叉点，也就是说，中国在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的同时如何保证不会突然垮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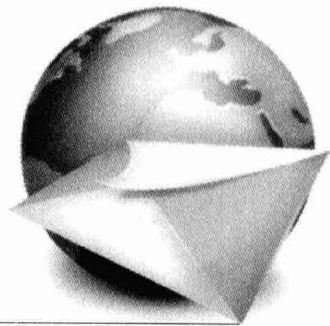
比尔·麦吉本的真知灼见与精彩案例非常有说服力，已经触及“自然循环经济”与“主动循环经济”的实质（参见《环境经济》杂志2010年第5期“如何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循环经济理论”），是极为珍贵的关于经济基础的探索。但多学科交织、跨行业共进的循环经济需要运用东方式的整体观来认识和把握。如今，回归自然观已成

潮流。这些有良知的西方科学家对真理执著追求的精神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他们若能充分吸收源于自然的中华哲学观，就会如虎添翼。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循环经济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范小克



目录

Contents

前言

/ 1

在人类大半的历史中，有两只名为“更多”和“更好”的小鸟栖息在同一个枝头，人类总想以一石击中二鸟，所以才会一直致力于追求最大的经济产量。

第一章

发展之后 / 5

经济增长不再让大多数人变得富裕，反而造成了社会不公平和不安全。经济增长与物质限制之间的严重冲突，使得持续扩张经济变得不可能，贸然尝试则会产生危险。

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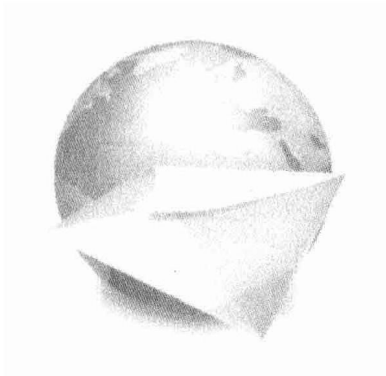
大啖本地美食的一年 / 41

利用本地食材则必须付出一些成本，不是健康或金钱上的成本，而是时间上的成本。付出时间成本的回报却是巨大的，让我觉得踏实并有归属感。

第三章

我为人人或人人为我 / 89

经济学家认为，人类主要是个体而非社区成员，所以他们认为追求经济超高效率是件再单纯不过的好事。事实果真如此吗？



第四章

社区的财富 / 121

我们的体制和经济已经变得太大，需要开始向下修正，需要朝较小和较本土化的社区转变，以保持生态可持续性和提高人类的满意度。社区吸引人们的原因就在于人际接触。

第五章

可持续的未来 / 167

西方经济模式是以化石燃料为主、以汽车为中心的抛弃型经济，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应该是什么样的？

后记

/ 213

我们的世界可以提供哪些东西，而我们实际上需要哪些东西。旧有的现实主义（无止境的“更多”）已经变成危险的幻想。到了探索新模式的时机了。

前 言

人类大半的历史中，有两只名为“更多”和“更好”的小鸟栖息在同一个枝头，你可能想以一石击中二鸟，这就是自亚当·斯密之后的几个世纪，人类一直致力于追求最大经济产量的原因。有两种观念确实会生出“更多”，其中一种观念是，在市场社会中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将使彼此更为富有；另一种观念是，通过扩大规模来提高效率，是增加财富的关键。这些观念使本书大多数读者的生活变得空前繁荣和舒适。这两种观念主导我们的政治、见解，甚至我们的个性，这绝非偶然。

不过我们的时代有一个特色，“更好”已经飞离了原先的枝头，自行筑巢。这一点改变了一切。现在，如果你拥有并且掌握了自己人生或社会的石头，就必须选择投向“更多”，还是投向“更好”，二者你只能选其一。

本书所要提出的一些论点看起来并不陌生：经济增长不再让大多数人更富有，反而会造成不公平和不安全。而且，经济增长与物质限制之间的严重冲突，如气候变化和石油峰值 (peak oil)，使得持续扩张经济变成不可能的任务，贸然尝试则会产生危险。事情还不只如此。我们开始了解到一个不可预期的因素：来自多方的新研究表明，即使经济增长确实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但财富增加并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快乐。

整体而言，这些事实显示我们需要作出一些基本的改变。考虑到从二氧化碳的分子结构到人类满足的心理机制等主题，我们现在都已经有所了解，因此需要果断地重建本地经济。这些做法可能会使产量减少，却能够促进更丰富的关系；可能会使增长速度减慢，却能够在持久性上获得补偿。

将焦点转移到本地经济，并不表示要放弃亚当·斯密的理论或废除市场。市场显然很管用。但是建立本地经济意味着，我们不再认为市场毫无差错，而且会有意识地对市场范围设限。我们需要淡化效率的重要性，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目标上。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人类数代以来的日常习惯，同时彻底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以及我们对发展要素的看法。

这样的转变既非“自由”也非“保守”，它借用了主流政治哲学的一些要素，而且在某些方面跟每一种政治哲学都相互抵触。大体来看，它是不同的，其关键问题将从“经济是否会推动产量不断提高”，转变为“经济会建立或瓦解社区”。其结果是，社区成为环保困局中人类生存和满足的关键。我们个人的喜悦（“更多”的关键）已经超过报酬递减点（point of diminishing returns），它遮蔽了我们应该开始正视的深层经济。

在选择“深层经济”这个词汇时，我想要呼应前一代一些环保人士的主张：我们需要的不是多一套烟囱过滤器或加强烟囱法律，而是“深层生态学”。这种“深层生态学”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提出更深远的问题。在日益变暖的当今世界，这些环保人士的观点愈显正确。我们对经济的看法也要作出类似的改变，这样，我们才能更严肃地看待人类满足和社会的可持续性；我们需要让经济作为一门学科成熟发展。

当然，这项改变来之不易。专注于经济增长，并且假设世界会因此更美好，是再方便不过的做法；它让我们不考虑后果，全神贯注在手段上。它让我们现在所知的经济——手段科学——异常强大。我们可以将罗盘指针固定指向“更多”，以便随时选择路径；我们可以请擅长排除发展障碍的经济学家扮演向导，带领我们走过荒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是个中好手。

即使这种看法占上风，而且它脚下到处都是足以证明其力量的“铁幕”碎块^①，变动仍不断从底层冒出。你必须仔细端详，但变动一定就在那里。例如，农贸市场的重要性可能不如沃尔玛百货，但是它是食品经济中成长最快的部分，数量和销售量原已增长一倍，过去10年又翻了一倍，显示从土地使用模式到社区认同等的一切都出现了新的可能性。类似的实验在其他许多经济领域和全球其他地区都有了成果，其背后的动力不是政府法令，而是地区本身的期望与需求。这种期望与需求将构成这种新深层经济的框架。新深层经济是普通人利用日常生活用品所发起的无声革命，它最终会采用立法的形式，但当务之急是打破“需要‘更多’”这种共识。

但在此要注意的是，物质充裕的人很容易因为这种思维而偏离主题。最近我到中国采访，认识了一个名叫赵林桃^②的12岁女孩，她和我女儿同岁，住在四川省贫穷的农村，也就是说，从统计学的角度上看，她大概是全球最普通的人。赵林桃所住的村落人口众多，跟村民交谈需要翻译，赵林桃是少数几个可以和我直接对话的人之

① 冷战时北约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在欧洲扩散，采取了一种隔离的做法，他们称这道坚固的防线为“铁幕”。这里所说的“铁幕”碎块指向的是资本主义阵营凭借经济发展的力量赢得了冷战。——编者注

② 英译名，原版书中为“Zhao Lin Tao”。——编者注

一，她很自豪地操着从人满为患的学校里学来的一口漂亮英语。但当我问到她的生活时，她马上就哭了。她母亲到城里的一家工厂打工，从此一去不回，把她和妹妹丢给父亲，而重男轻女的父亲一天到晚打她们。由于赵林桃的母亲离家出走，政府会替她支付学费直到初中毕业，但是初中毕业以后，她就没钱上学了。她妹妹已经辍学。换句话说，在赵林桃的世界里，“更多”和“更好”这两者仍然是一体的。我们所考虑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为赵林桃的泪水负责。

最后，我想讨论的是现实——我们的世界可以提供哪些东西，而我们实际上需要哪些东西。旧有的现实主义（无止境的“更多”）已经变成危险的幻想。我们现在面临能源短缺、全球变暖等困境，而且都有种模糊但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我们的生活状态和人际关系并不符合我们的期望。所以我想，我们是到了探索新模式的时机了。